

我准备好了冠军的台词：感谢妈妈

3

母子之间

九把刀著
现代出版社友情推荐

[内容简介]

全书以九把刀陪伴母亲治病为主线，记录自2004年母亲被确诊为血癌后，在陪伴母亲战胜病魔的过程中，作者对亲情、对人生的感悟。当他得知母亲的治疗费用异常庞大的时候，毅然决然地和出版社达成协议：“从现在开始，只要我每写一本书，你下个月就出版，然后立刻给我一张当天就可以换到现金的支票。”从此，他一边陪妈妈，一边坚持每天写作5000到8000字，14个月下来连续出了14本书，而第14本书，就是《妈，亲一下》。

[上期回顾]

妈总是很开心地跟别人说我出过书，每次去书局买书，都会像纠察队一样检查我的书有没有放在架上。我总是期待将来有什么大众文学奖等我去领，站在台上发表讲演时好谢谢我妈。

这次的冲击其实不无预警，妈容易头痛，没有食欲，胃痛，全身酸痛，半夜无法安稳入睡，手颤……最让我们兄弟内疚的，是病痛后的真相还是靠着妈的警觉与行动力，才将危机提早揭开，要不实在难以想象后果。我深深体悟到，为人子的，应该将关心化为实际的行动。

一直想带从未出国的妈去哪里踏踏，也一直未能付诸实现。妈总是说药局生意忙，多一天顾店便多一天的收入，很传统、很实际的想法。对负债一直以百万计的我家来说，妈一直身体力行节俭。这样的对照常让我感到内疚，尤其看见妈一双鞋子穿好久好久。

有次我故意买了一堆阿瘦皮鞋的礼券，想说钱都先花了，妈总愿意买双新鞋了吧。结果拉着妈到阿瘦皮鞋店里挑鞋，才发现妈的脚比我想象中的还要小，小到整间店都找不到合适的尺码。“没关系，我们有提供尺码定做的服务喔。”店员小姐亲切地建议。“谢谢，不用了。”妈婉拒，转头跟我说：“这个礼券还是留给爸爸跟老三用啦。”最后真被老三用去。

“妈，那些负债根本就不算什么，好在你生了三个儿子，所以什么债通通除以三，就变得很简单了。只要过几年我们都毕业当完兵了，一下子都还光了。”我从大学时期就开始安慰我妈，“然后我们就可以买新房子了。”妈似乎没有怀疑过我的话，很欣慰我们兄弟的团结。

由于在妈进医院前两天，家里多了一条小狗“Kurumi”（取名自Mr. Children一首歌名），才不满两个月大，现在要照顾它显然力有未逮，只好托家里同样开药局的好友阿和帮我养几天，顺便训练它乖乖尿尿。而从医院回家剪发、补牙时，我一碰到网络就发了信给跟我有关的出版社，告诉他们妈生病的事，提

醒他们如果有宣传计划或是封面文案或是要开会讨论等等，都直接打电话给我，要做什么都事先通知，我好将时间排出。这是一场持久战。每个人都应该学习“在不放弃理想的前提下，如何照顾妈妈”。

我的一天大概有两小时在网络度过，回文、回信、贴小说等，去医院照顾妈后在家上网的时间急速缩减，但网友与读者爱屋及乌，让我在网络上度过的短暂时光里感到很温暖。看了许多网友对癌症治疗与照顾的一些建议，他们让我很感动。

在睡前还去PTT网站里找到了癌症的讨论版，又不自觉看了许多病人家属的经验分享，网络上的资讯真的很多很多，一不留神已是2点，今天一路睡到中午。真糟糕，好不容易借着陪伴妈养成的早睡早起习惯就这么付诸东流，又得重新调整起。

明天是化疗第一个疗程的最后一天。一般的单位白细胞大约是1万，妈生病时飙到2万，而药剂发挥作用后，现在只剩下600。也就是说，妈现在免疫系统的抵抗力很薄弱，守在妈身边必须很小心，不能让妈感冒或遭到任何细菌感染，纸口罩跟杀菌液是必备的装甲。这样的情况必须谢绝看护之外的亲戚朋友来访。所以想要亲自用能量治疗法近距离帮助我妈妈的网友，还得等些时日。当然，隔离的对象也包括自己人。弟弟虽然也回到了彰化，但不幸感冒，家里登时少了一个可以调度的看护。当然是不准苛责弟弟，但还是请他“别再犯了”。

这几天人在台北，寄了摩托与两大箱冬天的衣服回家，然后等待星期日的“可米百万电视小说奖”在世贸三馆的颁奖。而彰化的哥传来很不爽的消息，让我既担心又愤怒。

为了阻绝可能的感染源，妈在我上台北隔天就已从四人房换到双

人房，想说比较安静、公共空间的集体使用也较少，但结果适得其反。同房的老先生一直在狂吐血、急救，让空气弥漫着随时发生危险的紧张气氛，虽然不可否认影响到妈的心情与睡眠，但生病的人要互相体谅，没什么好置喙的。然而老先生的家属群却令人语无，在小小的病房里举办大声公演讲比赛，对医护人员吆喝、指挥急救的程序，在手机里跟亲戚聊与病情丝毫无关的一切。据哥说，连到了半夜声音也是一样没有节制，让妈血压升高，心情坏透。

妈难受，哥更受不了，但与同房病人家属交恶是最笨的情况，哥彬彬有礼地提醒对方妈需要休息，然而对方却开始冷嘲热讽，说什么“如果怕吵，不会住单人房吗？”“这里是医院耶！医院怎么可能都不讲话！”……然后越来越大声、放肆。

这种事我没有亲眼看到就一肚子火。要不是看在妈的分上，哥很想活动一下筋骨。幸好我们申请换房的要求快速通过了，妈在弟的搀扶下换到一间很安静的双人房。

现在是中午11点，Ara-C药剂残量是98，换哥回家睡觉休息。妈睡得不是很安稳，翻来覆去的，偶尔还睁开眼睛。妈的食欲降低，排便不顺。我想血液里的成分失衡是一点，但久卧病人的困倦感也是原因。所幸妈很配合，努力吃东西。

三个月前，开始准备投稿可米的百万电视小说奖。可米瑞智这奖金超多的征文比赛在7月才公布，收件日期却在很仓促的11月初，字数限制是8万到13万，第一名奖金100万，并会拍摄成偶像剧，第二名10万，第三名8万，佳作5名。原本我想用正在进行的《爱情，两好三坏》去比赛，但可米瑞智已经很喜欢那个故事，有意思要评估拍摄，而我又是可米瑞智刚签下的作家，我想这样

搞起来若是得奖，简直是作弊中的作弊。

但我因为只想得第一，不想得其他的名次，研究一下手底下其他未发表甚至未创作的作品轮廓，爱情类型的很少很少，而偶像剧几乎都是走爱情路线，于是我便没把这件事放在心上，偶尔还会发发第二名跟第一名的奖金条件相差太多的牢骚。

当宣布第一名获奖者时，我拳头握紧，非常畅快地走上台，用了一个超白痴的表情拍照。真的很爽，但很不好意思，我已经准备好冠军的台词。

大概是：感谢妈妈，不管得什么奖都要感谢妈妈。写作五年以来，自己的创作一直在变动，随着过程有所不同。但一直到两年前我才领悟到自己的梦想，那就是期许自己能够成为台湾中间文学里最会说故事、能够说最多故事、能够用最多种方式说多种故事的人。这个世界或许真的存在，不管怎么努力都无法达成的梦想，但如果一百倍的努力，可以换取与这个梦想只有一个呼吸的距离，那么我就会去做，最后被自己感动得乱七八糟……毕竟说出来会被嘲笑的梦想，才有实践的价值，如果跌倒了，姿势也会非常豪迈。谢谢，超爽的。

“妈，我刚刚捡到一百万，你放心把身体养好啊！”我在电话里告诉妈这个好消息。妈很高兴，接下来整天都在看电视，希望看到她儿子臭屁的样子。可是爽只是一瞬间的冲动性情绪。我最明显的感觉其实是松了一口气。家里目前负债一仓库，三个兄弟都还在念书，而妈的医疗费用才刚刚开始。我很庆幸这一百万是我的，并没有对所谓的对手多生什么感触。仿佛听见上帝偷偷拉着我的衣角，附在耳边说：“喂！好好照顾你妈啊！”

是啊，还用得着你说。

蒋介石和陈诚决定把日军吸引到上海

12

纪实文学

1937年8月13日下午3点多，孙元良第88师先头部队从宝山路东段摸到八字桥（1932年中日停火线）。

日本出兵的内阁会议是13日上午召开的，中午时上海这边得到消息，于是日本人的胆子大了起来，下午就派海军特别陆战队到宝山路布防，从宝山路西段向八字桥摸过来的是伊藤茂太尉指挥的第3大队。

中日两军摸着摸着，一抬头，发现了对方：打。就这样，第88师的易谨营长（黄埔军校武汉分校7期，湖南大庸人），打响了淞沪会战第一枪。但战斗只打了一会儿，因为双方都没领到正式进攻的命令，这是一次意外的步哨接触战。

1937年8月14日：上午10时50分，在步兵还没发起攻击时，中国空军率先出动了。3架轰炸机扑向日本人在虹口和汇山码头的阵地，另外8架轰炸机直扑黄浦江上的日舰！

在上海大战中，来自云中的英雄是最悲壮的。当时，跟黄埔军校并称双星的是笕桥航校（中央航空学校，设在杭州东郊笕桥小镇），到中日开战前培养飞行员500多人。但中国没自己的航空工业，自己造不出飞机，手里就攥着进口的250多架飞机（不及日本的1/10）。这些飞机一部分是国民政府旧有的，一部分是从当时半独立的广东空军那里拿来的，最后一部分是蒋介石50岁寿辰时“化缘”化来的。

蒋介石生于1887年10月31日，天蝎座，1936年秋，虚岁满50岁。当时，中日关系紧张，中国空军又没什么力量，而军费主要向陆军倾斜，拿不出太多钱买飞机，蒋灵机一动，叫陈立夫牵头，搞了个“童军集款，献机祝寿，抵御外敌”计划。按这个计划，通过教育部，摊派性地叫学生和教师捐献祝寿金买飞机。按陈立夫的设想，当时全国一共1400多个县，

每个县捐出够买一架飞机的钱。蒋介石很高兴，虽然有点强制性的味道，自己也背负黑锅什么的，但这钱毕竟是入自己的腰包，于是也就心安理得了。

后来，经过大张旗鼓地宣传，不但教育口儿捐了不少钱，政府机关、各省军政首脑、上海金融界，乃至南洋华侨，都纷纷捐款，最后拿到的钱，虽不够买1400架飞机，但买几百架还是没问题的，在开战前先向美国买了100架霍克式驱逐机。

此时，中国空军手里，除了霍克外，还有雪腊克、道格拉斯、诺斯罗普等型号的驱逐机、攻击机和轰炸机，主要是从美国购买的，从性能上说并不落后，但却是打一架少一架。所以，中国青年英雄们有一个想法：怎么在牺牲前给日机最大的杀伤。当时他们只有二十三四岁。

在中国空军出动飞机轰炸了日军阵地和军舰后，日本鹿屋航空队的18架九六式轰炸机也升空了，9架扑向安徽广德机场，9架飞向杭州笕桥机场。8月14日下午，第一轮中日空战开始了。发现日机后，中国空军第4航空大队大队长、吉林青年高志航（法国航校毕业，吉林通化人）立即带队起飞迎敌，在杭州笕桥上空，你来我往，几分钟后，一架日本飞机拖着长烟掉了下去。在随后十多分钟的激战中，又有两架日机被击落，击落第二架日机的是辽宁青年李桂丹（笕桥航校2期，辽宁新民人），中国这边无人一伤亡！

上海枪一响，蒋介石单独召见了有意培养的军政部次长陈诚，想叫他出去考察战事：华北或上海，你选一个。陈诚说：上海吧。

从上海回来后，陈诚对蒋介石说：华北战事扩大是肯定的了。按倭寇的战力，会很快在华北得势，即使不从山西经汉中直捣四川，也有可

能顺平汉线直趋武汉，这样对我们来说就不好办了。

日军走山西，经陕西攻四川，是蒋介石最先想到的，所以有派卫立煌率中央军入晋帮老阎的举动。走平汉线这边，他不是没想到，而是因为有刘峙在那挡着，他觉得能跟日军周旋一段时间（实际上很快就退下来了）。

如果如陈诚所言，日军直下武汉，就会出现一个对中国极为不利的局面：拿下中国地理上的心脏武汉后，日军掌控华中，向西可以窥视四川等大后方诸省；向东可以捕捉中国军队的主力进行决战，达到速战速决的目的。而且，如果日军在1937年就拿下武汉，无论是华东的工业命脉，还是南京的政权，都无法顺利地向大后方迁移。这样一来，国民政府将难以支撑。

蒋介石问：你有何计？陈诚说：在上海大打，把日军主力从华北吸引过来。

陈诚认为，华东地区水沼密集，不利于日军向华中腹地的快速推进。这样可为大后方的建立以及人力物力资源的内迁争取到时间，保证持久战略的实施。历史的吊诡之处在：中国人担心如此，但日本人却从来没有想过这些。他们不是没想过走平汉线直趋武汉，也不是没想过攻入山西后经陕西进攻四川，而是认为没必要走这一路线，因为日本人认为：拿下中国的经济中心上海，再威慑或攻取政治中心南京后，中国就会立即停止抵抗。

就这样，南京急令原本要从广东开赴华北前线的中央军精锐罗卓英（保定陆军军官学校8期，广东大埔人）第18军（第11师、第14师、第67师）紧急右转开赴上海。接到命令时，该军前锋已经快到保定了。夏楚中（黄埔军校1期，湖南益阳人）第98

师也是这样，本来从武汉出发去支援华北，军队已经到了湖北北部的广水，这时候接到转赴上海的急电，于是又返回武汉，从那里坐船赶往上海。

随后，胡宗南（黄埔军校1期，浙江镇海人）第1军（第1师、第78师）、王耀武（黄埔军校3期，山东泰安人）第51师也从陕西开来；俞济时（黄埔军校1期，浙江奉化人）第58师从湖北开来；李玉堂（黄埔军校1期，山东广饶人）第3师从江西宜春开来；李延年（黄埔军校1期，山东广饶人）第9师从湖南衡阳开来；川军中最能打的杨森（四川陆军速成学堂，四川广安人）第20军则从贵州千里转进；而桂军正在出征前的动员中……从离上海最近的南京，也来了两支非同寻常的部队：桂永清（黄埔军校1期，江西贵溪人）的中央军校教导总队（会战之初，增援来的是第2团，后第1团和第3团二次增援）和黄杰（黄埔军校1期，湖南长沙人）的税警总团。

就这样，中央军所有精锐，一个不剩，都过来了。

1937年8月18日起，日本国内各个军港也开始喧嚣起来，第3师团率先从热田港乘军舰出发，开始了侵华之旅。该师团和第13师团，是后来的八年中始终在中国大陆作战的两个师团。

此时的日本，从东京到仙台，从熊本到金泽，从京都到名古屋，很多城市都出现狂热的出征场面。这些即将踏上侵略之旅的士兵，在城市的主干道上列队而行，两旁是挥舞着旗帜的民众。有的士兵在人群中发现亲人，就上前拥别，然后揣上一片“千针缝”。

这些普通的日本青年，这些看上去甚至文质彬彬的日本青年，在这一刻还没变成狂暴的魔鬼，他们的人情味是那么足。

魏风华著
江苏文艺出版社友情推荐

[内容简介]

历史一旦被总结，就会被扭曲；只有翻开历史的细节，才能看到真相！本书以细腻的笔法，通过战场上一个个具体的人、具体的行为，向您讲述一场真实的抗日战争，为您一一还原皇姑屯事件、九一八事变、七七事变、淞沪会战、南京大屠杀等重大历史事件中的决定性细节，将历史的真相交还给您。

[上期回顾]

上海一出事，蒋介石就下达了长江封锁计划。然而，这个消息被行政院机要秘书黄浚泄露出给了日本人。日本驻南京总领事须磨弥吉郎得到情报后，立即把消息发给东京，东京又立即发给武汉的分遣舰队司令官谷本马太郎，就这样，谷本带着大小舰船，从长江中游载着侨民连夜逃跑，除了两艘商船跑得慢被扣外，其他舰船一口气到了上海。